



百年电厂的红色记忆

■陈序

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2800号,是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新建电厂的旧址,也是如今国家电投上海电力杨树浦发电厂的所在地。作为一座历经百年沧桑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,杨树浦发电厂现存多处工业遗址,“铁窗烈士”王孝和的塑像静静地矗立于厂区广场。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19世纪80年

代初,彼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立德尔成立了上海电气公司,在虹口建设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。1893年,公共租界工部局收购了上海电气公司,成立上海工部局电气处。到了20世纪初,上海工商业不断发展,用电需求日渐增长,工部局电气处选址杨树浦沈家滩建设新的发电厂,并于1913年4月建成发电。杨树浦发电厂不仅使当时的上海成为“不夜城”,更见证了以王孝和为代表的广

大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与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长期英勇斗争的历程。

王孝和1924年出生于上海虹口,学生时代接受地下党组织影响,积极参加进步活动,于1941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入党那天起,王孝和就树立了组织利益第一,忠于共产党的信仰,他在几句自勉文字中写道:“守纪律、组织利益第一,党的秘密不得疏忽轻泄……”

1943年,王孝和在党组织安排下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当工人,他广泛联系工人,宣传真理,帮助工友解决困难,深得大家赞扬,不久便被推选为工会干事。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,他利用工会的合法身份,积极开展革命活动。

王孝和参加了1946年1月杨树浦发电厂“九天八夜”大罢工,之后被工会推选为常务理事。1948年年初,“申九惨案”爆发后,王孝和在电厂组织了“申九惨案后援会”,发动工人捐款,带黑纱,将电厂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上联系起来。

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工人运动,选定王孝和为“借人头、平工潮”的主要对象。

1948年4月21日,王孝和被敌人秘密逮捕。他在狱中受尽酷刑,并在“特刑庭”秘密审讯时,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的无耻谎言,把敌人的法庭当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讲坛。

没有牵挂和忧伤,只有仇恨满胸腔。王孝和在狱中挥笔疾书给父母、妻子、狱中难友写下了几十封书信。在给妻子折玉英的血书中,他大声疾呼“特刑庭不讲理,乱杀人,秘密开庭,看他横行到几时,冤枉!冤枉!冤枉!”

1948年5月1日,反动派特刑庭开始庭审,王孝和在法庭上镇定自若,怒斥敌

人,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阴谋。他不顾就义在即,面对在场的二十多名报社、通讯社记者,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乱杀无辜的残暴行径,并用英语回答了一名外国记者的提问。

1948年9月30日上午,王孝和和大义凛然地走上刑场。临刑前,他拒绝在判决书上按手印,又将法警端来的掺有麻醉药的白酒打翻在地,并不断高呼:“冤枉!”“特刑庭不讲理!”“特刑庭乱杀人!”“看你们横行到几时!”他拒绝坐到刑凳上,宁愿站着接受子弹。这一天,在上海提篮桥监狱,年仅24岁的王孝和英勇就义。一组《大公报》记者拍摄的照片,记录下他双手被反捆,却昂首挺胸、含笑赴死的悲壮时刻。

王孝和的英勇就义震动了海内外。数天后,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刊物《上海劳动通讯》发表了《王孝和烈士死难前后》一文,详细报道了他忠贞不屈、英勇斗争的经过。香港文汇报也刊登了悼念王孝和的诗和文章。1949年11月5日,上海各界人士在逸园举行了王孝和烈士追悼大会。

2000年5月,为纪念王孝和烈士,杨树浦发电厂在厂区广场上树立了王孝和烈士塑像,缅怀先烈,激励后辈。

(作者供职于国家电投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)



山路跑马帮

■周天红

从倒马坎到观音桥,九岭十八坡,三十多里路程,全是山路。用山里人的话说,山路造就了马帮的气候。

拉砖瓦钢筋修房子,拉化肥农膜种庄稼,拉石头木料进出村子,拉着山货去观音桥卖,样样离不开马帮。这些都是出大力气的活,靠肩挑背磨,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。卖牲畜家禽,用篓子和箩筐,一个人一回又能背几个?若请人运到观音桥,招待吃饭再付点工资,便留不下多少钱了。早些年,村里有“三足猪”一说,意思是说一头大肥猪请几个人抬去观音桥卖了,伙食费和工钱就去了1/4,留下的钱不到3/4。

所以,有了马帮,省时省力还省钱。

马帮的生意,在倒马坎一带,火得不得了。从村头到村尾,有四五家人跑马帮。马来人往马铃儿响叮当,山歌唱一路,哪家修新房子了,哪家卖肥猪了,哪家要放山砍山了,哪家有婚丧嫁娶,只要看着马帮往他家进进出出拉货,就知道要办大事儿。

马帮生意虽好,可这生意却不好做。倒马坎全村,现在只有杨四爷一家还跑马帮,村里人说,环境条件没变,人变了,遇上“倒马坎”了。村里人说得对,去观音桥还是那条爬坡上坎的山路,村民们还是靠着那些竹片木料和山货牲口吃饭过日子,可是那些跑马帮的,怎么跑着跑着就跑散了呢。杨四爷说,你们那个跑法,没法不跑断“烟火”,没法不遇上“倒马坎”。



杨四爷说得在理。村西头的肖三百斤,用马帮给人家拉砖修房子,拉来的全是窑厂里的砖烂头,收费还高,买卖自然不长久。村东头的张大海,力大如牛,就是受不了苦,太阳大了不跑,雨天不跑,脏活累活不跑,渐渐也没活儿了。后山那赵有才,帮人拉山货出去卖或是拉肥料进村,常常缺少斤两,慢慢丢了生意。山里人虽然没出过远门,有的连观音桥都没去过几次,可是心里实在,你要他,他就不理你,甚至躲着你。

杨四爷说,跑马帮就是干苦力,人就得实在。不管苦活重活,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晴天,只要有人喊拉货,杨四爷牵着马帮就来了。肥料种子和农药农膜,关系着村里人播种育苗,风雨再大,他都准点去拉,怕误了时节全村闹饥荒。卖肥猪和鸡鸭鱼,他要准点

拉到观音桥,否则收货的老板到点走人,所以天没亮他就起身出了门。还有,答应别人的事,就是个针头线脑或煤油,他都得按时带回来。

那年,大雪封山,去观音桥的路都堵了,可村里正在安装电杆电线,准备通电。村主任跟大家说好了,过年通电,家家户户用上电灯,过个热闹年,可眼看着要过年,还有好些器材没运进山。正在村主任急得满头大汗时,杨四爷来了,爽快地接了这趟活儿。“这天气,你那马帮能行?”大家犯起了嘀咕,可村主任毫不怀疑:“杨四爷答应的话,我信!”

一天一夜,杨四爷真把材料拉回来了。村主任跑到村子口时,杨四爷眨了眨眼,两根冰凌子还挂在睫毛上。村主任握着他的手,可他两腿一软,倒地上了。大家把杨四爷抬到床上,盖严实了,大半天,他醒来时,只问了两件事:材料没少吧?我那马喂了没有?

杨四爷跑马帮,重活脏活不推,轻活巧活也干。那年,张二妹考取城里的学校,在家左等右等,终于等到了好消息,可录取通知书到了观音桥的邮电所,还得去取。天色已晚,眼见就要下大雨,张二妹的爹娘腿脚不好去不了,她一个女娃又不敢跑那么远的山路。一家人急得愁眉不展,杨四爷说:“娃啊,我去,我赶着马,去得快。”回来的半路上,雨越下越大,电闪雷鸣,地动山摇,大家都认为杨四爷这趟马帮跑得太悬。雨停后,杨四爷出现在了村口,到张二妹家里打开东西一看,那录取通知书还是干的。原来,他把通知书死死夹在腋窝里,一点水都没沾着。村主任一屁股坐在张二妹家的竹椅子上感叹:“这活可不轻巧,关系着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和村子的希望呢。”

一段山路,一队马帮,杨四爷这样跑马帮,能没有生意吗?他的马帮能过不了“倒马坎”?

(作者供职于四川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

芒种诗意

花瓣落成往事
杏子黄熟,盐蛋流油
布谷鸟倾诉衷肠
田野晃动着绸缎的光芒

季风吹送,麦子饱满
以农事为天的人
趁着火热的天气忙碌
丰收金黄而过阔

■张春生

收割机代替镰刀
奔走在阳光里
农民的胸膛上
朴素的月光盈照心门

土地褪去华服
种子入土而神洒露
昔日荷锄人
匆匆为无边的油绿转身

灯火里的矿山

■王永航

矿山,就像我心中的灯塔,在无尽的海浪里,一闪一闪,指明了方向。我与矿山的感情,从来都是说过千遍万遍,不如再见一面。那样,矿山会听懂我的心里话,我也能理解到,她心里想了些啥。

我是矿山的孩子,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从我呱呱坠地那一刻起,矿山就是我的摇篮,上天给了我最好的安排,让我一生与煤海结缘。

与矿山一次又一次邂逅,她陪我长大,我陪她变老。过往,只有心里能够浮现,而未来,从来都是满怀期待。

三十多年光阴流转,在大西北广阔的山峦里,“父亲山”一次次为我们送来春的渴望,挡住了夏的炽热。矿山,就像一座丰

碑,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仰望,仰望山峦,仰望戈壁,仰望井巷,仰望这里从未被丢弃过的每一寸土地。

我见过贺兰山的无数种模样,听过贺兰山的无数个故事,听过山峦里传来的每一次放炮声。寂静的夜晚,我还听过风机在空中摇摆的低鸣。

我见过,宁东戈壁滩上的煤矿,高耸的煤仓上面,印刻着煤矿人的梦想;翻滚的热浪在矿山放肆地奔跑,加速,再加速,好像一个从不知疲倦的孩子。灯光如此璀璨,在漆黑的夜晚,时光仿佛转回了童年。

灯光,是父辈们教叫日月换新天的那份执着。曾几何时,他们头顶的矿灯,变成了窥探苍穹的那束光,在矿井里穿透无尽的黑暗,与星辰作伴,倾听亿万年的故事和今朝的传奇。



灯光,是我们探索世界的那一点点童真。从未忘记看看世界是个什么模样,地面上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,而在地壳深处,矿山在等待我们再次来临,等待我们用灯光点燃一个崭新的开始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,便是那一份晴天下的碰撞。心与心之间的沟通,扑通扑通的一声声响,在矿山里,从来都不会驱散聚集,因为矿山人无眠顾及。矿山有矿山的使命,矿山人有矿山人担当,矿山要送来光亮,矿山人要在这光亮中,挖掘出一份美好的向往。

夜幕下,灯光璀璨,霓虹灯闪烁的标语,晕白的路灯,点缀着安静的矿山。我知道,此刻那靠近地壳的地方,有一束灯光,正在窥探煤海,也有无数的灯光,把矿山照得亮堂堂。

灯火下的矿山,敦厚实在,从不故作,矿山人也不会藏着掖着,有什么心里话,一准一吐为快,就像乌金浴火,燃烧得通透敞亮。矿山的灯火,是煤矿人最依恋的光,那光里,是心的开明,是矿山的希望。

(作者供职于宁夏煤业公司梅花井煤矿)



夏韵

安宁 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)

